

论蚕神话与日月神话的融合

吴晓东

【摘要】：古人将日月视为天的眼睛，早期日月的名称与“眼睛”的古音一致，当此古音演变分化出“目”时，月亮神被记录为“西母”或“西王母”。“母”的变音[mi]与表丝线的“糸[mi]”同音，这使西王母又具有了机织的特点。西王母的名称又演变为嫫母和嫫祖，嫫祖继承了西王母的纺织元素。蚕马神话与西王母神话本来是两个不相干的故事系统，是因为人物名称的相同，造成了这两个故事系统的融合。这种融合在牛郎织女神话中也有所表现。

【关键词】：蚕花节；织女；嫫祖；西王母

【中图分类号】：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8）03-0098-11

作者：吴晓东，男，湖南凤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一

在浙江湖州善琔镇含山村，每年的清明节期间，都要祭祀蚕花娘娘。蚕花娘娘也叫马鸣王或马明王。为什么蚕花娘娘又称马鸣王呢？这和关于香神起源的蚕马神话有关：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女孩，他父亲被敌人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她和家里的一匹马。有一天，她对那匹马说，你如果能帮我把父亲找回来，我就嫁给你。没想到，那匹马真地就跑出去了，几天过后，还真把她父亲给驮了回来。从那以后，马见到这位女孩总是很激动，不断鸣叫。父亲问女孩为什么，女孩就把许诺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觉得这很丢人，就把马杀了，马皮晾晒在一根绳子上。有一天，女孩从马皮旁边走过，马皮突然飞了起来，将女孩裹走。过了几天，父亲在一棵桑树上找到了她，她已经变成了一只长着马头样子的虫子。由于它会吐丝缠住自己，于是人们把它叫作蚕。从此，人们开始养蚕制丝。

蚕马神话流传很广，版本也很多。比较早出现在汉文献中的，有西晋张敏的《神女传》，如下：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以统摄，其父为邻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奋，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饱，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以人而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但厚其刍食，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怒目奋击，如是不一。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得皮于桑树之下，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为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念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白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嫫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今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处塑女子之象，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1]130}

同为晋代的干宝著《搜神记》也有类似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杜光庭（850-933）著的《仙传拾遗》记载如下：

蚕女者，当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士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其女思父，语马：“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遂迎父归。乃父不欲践言，马踰嘶不饱。父杀之，曝皮于庖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见皮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2]336}

关于蚕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是黄帝的妻子嫫祖发现的蚕：有一天，嫫祖在摘桑葚时，发现在桑叶上有一种虫结的黄茧，她便摘下来含在嘴里，茧在嘴里受热、溶解，嫫祖便无意中抽出了茧中的丝线。嫫祖发现这丝线还挺结实，就决定用这种丝线来制作衣服。

河南新郑县被世人称为轩辕故里，其关于嫫祖的传说《黄帝选妻》说：黄帝打猎来到西山，看见一位从嘴里往外吐丝的女子，经叙谈得知，她原是王母娘娘的侍女，名叫嫫祖，偷吃了一种仙草，这种仙草不论喂人喂蚕，吃了都会吐丝。她因此违犯了天规，被打下了凡间，经西陵氏收养。黄帝见她有大本事，便不顾她长相粗黑，和她结了婚。从此在嫫祖的教导下，人们学会了养蚕、缫丝、织锦，越来越多的人穿上了衣裳。为了不忘她的功绩，农家的织机房里都敬祖神，就是嫫祖。^{[3]116}

二

与上文误食蚕茧不同，河南新郑的传说直接说是女子口里能吐丝。这倒是与蚕能吐丝更为接近，蚕拟人化为女子，正好是蚕马神话的结尾部分，女子变为蚕。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河南的这个故事将蚕花娘娘说成是嫫祖呢？

为了阐释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嫫祖的丈夫说起。嫫祖是黄帝的妻子，黄帝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黄帝就是上帝，就是皇帝。皇与黄上古音是一样的，古人用字很随意，经常通假借用。而皇、黄都指光，指太阳。比如我们把太阳运行的轨道叫黄道，有黄道吉日之说。古人根据太阳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叫黄历。日本崇拜太阳，其最高首脑叫天皇，实指天上的太阳。太阳单字为“日”，有的方言，如山东的日照地区，把“日”称为yi，传说黄帝姓姬，姬与颐同声旁，可见“姬”也读yi，与“日”同音。河南新郑之所以盛传是黄帝故里，是因为这里有一条河叫姬水，姬水流域是黄帝嫫祖故事盛传区域。有意思的是，姬水也写为沂水（在新郑博物馆的展板里就同时标注了两种写法），可见，姬水的“姬”也读yi，与“日”同音。正因为黄帝原型是太阳，可读yi，才有后来《史记》所说的“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的传说。

如果说黄帝的原型是太阳，那么作为他的妻子嫫祖，其原型是什么呢？笔者在《中原日月神话的语言基因变异》一文中论证过，后羿嫦娥、伏羲女娲这两对神名有一个规律，其中心词“羿娥”“羲娲”的读音都可以为yi-wo，而且他们都与太阳、月亮有关。后羿是射日的英雄，其原型是太阳。^[4]嫦娥的月亮神性不需要证明，她是保留月亮特性最多的一位神了。伏羲女娲的太阳月亮神性也有不少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汉画像里伏羲女娲总是伴随着日月。总之，羿、羲都是“日”的音变，都是太阳，而娥、娲都是“月”（上古音为[ŋo]^①）的音变，都是月亮。也就是说，在中原地区，远古的时候，经常把月亮看成太阳的妻子。既然黄帝的原型是太阳，那么他的妻子嫫祖是否也是月亮呢？我们来看看“嫫 lei”这个字的读音与“蜗”“娥”有什么关联。先看以下文字与语音的关联。

嫫 lei	累 lei
螺 luo	漯 luo
洛 luo	裸 luo
各 guo	果 guo
锅 guo	國 guo
呂 guo, wa, wo	或 huo
蜗 wa	和 huo
娥 wo[ŋo]	禾 wo
月[ŋod]	我 wo[ŋo]
	月[ŋod]

^①①普通话目前没有的音采用国际音标标记，加[]。不加[]的为汉语拼音。本文所采用的上古音构拟均来自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螺祖的“螺”以“累”为音符，这个偏旁加上“虫”就成了“螺”，读 lǐl。把东西垒 lei 在一起，川方言也说 luo 在一起，说明 lei 与 luo 是相互演变的。洛阳的“洛”，读 luo，他的音符为“各”，普通话读 ge，但川方言读 guo。guo 也是“锅”的读音，“锅”以“闻”为音符，它是个多音字，可以读 guo、wa、wo 等，与“蜗”“娥 wo”相通。“娥”在川方言读[ŋo]，与“月”的上古音构拟[ŋod]相同。

由此可以看到，女娲、嫦娥的名称其实与螺祖的名称是相通的，娲、娥、螺具有同源关系，都与月亮有关系。传说中的螺祖总是与西陵联系起来，《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目前很多地方在争螺祖故里，最重要的依据便是当地有“西陵”这一地名。其实，黄帝与螺祖本来也是日与月的关系，虽然日月都东升西落，但人们习惯了将东边与日对应，而将西边与月对应，并在东边祭祀太阳，西边祭祀月亮。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是因为东象征光明，而西象征黑夜。因此，以月亮为原型的螺祖，就被说成是西陵氏。

那么，为什么要把蚕花娘娘附会到螺祖呢？从“螺”这个字可以看出来。这个字的音符为“累”，《说文解字》云：“从糸晶聲。”按《象形字典》的解释，“累”字原来只有“晶”部，篆文才在“晶”的下面加上“糸”字构成“繫”。“糸”是丝线，“累”字强调将丝线缠绕成团。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本来螺祖这一名称只是由“月”的古音演变而来，只不过它的音经过长期的演变，与“累”的音相同了，于是用“累”字来记录，为了区分，再加上一个“女”字构成“螺”，成一个专用字。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在“晶”这个字加上与丝线有关的“糸”字？按照古人造字的规律，应该是因为“晶”这个音具有与丝线的意思，而“晶”这个字本身又体现不出它与丝线的关系，于是便加上“糸”这个表意的偏旁。

三

问题到此并没有完全解决，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晶”这个音会与丝线有关系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往前追溯。在传说中，黄帝的妻子除了螺祖，还有另外一个丑女，即嫫母。那么这个嫫母又是何方神圣？上文已经论证，黄帝的原型是太阳，螺祖则是与之对应的月亮，那么，嫫母是否也与月亮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母”这个字的语音演变。

屈原《九歌》中有东皇太一、东君。关于这两个神的神格向来争论不休。东君显然是太阳神，其中的描写具体而形象，整首诗描写的是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并从大地底下返回东方的整个过程。因为有了东君这位太阳神，东皇太一的神格便似乎成了问题，如果把东皇太一也视为与太阳有关的神，《九歌》里就有了两位与太阳有关的神，这似乎不太合理。其实这并不矛盾，在历史上，一个神分化为两个神甚至多个神的现象比比皆是。从语音上说，东皇太一与东君都来自太阳这一原型，但两者的神格在后期有所区分了。东皇太一倾向于成为比较抽象的天神，也就是后来的玉皇大帝，就像印度的梵天神，已经脱离了太阳的具象神格，成为抽象的天神。东皇对应西皇，西皇即西王，也就是西王母。东皇太一（玉皇大帝）与西王母（王母娘娘）正好构成日与月、东与西的对称。上文已经说明，皇是太阳，那么，“母”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西王母的“母”字，一直难以解释清楚。甲骨文龟片有关于祭祀东母、西母的记载，如下：

己酉卜，贞，燎于东母，九牛。（《合集》14337）

贞，燎于东母，三牛。（《合集》14339）

贞，燎于东母，三豕。（《合集》14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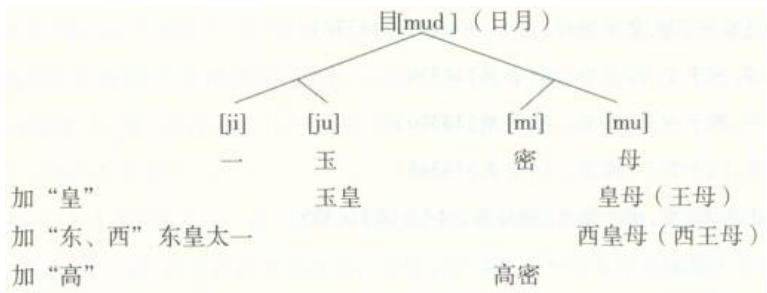
贞，□于西母，酒豕。（《合集》14345）

壬申卜，贞，侑于东母、西母若。（《合集》14335）

东母与西母的性质，学者们已经做过许多推测。陈梦家以《礼记》中的“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为依据，推测东母为太阳神，即东皇，西母为月亮神，即西皇^[5]⁵⁷⁴。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即东皇、西皇为太阳与月亮，为何都统称“母：”？

宋金兰在《汉藏语“日”“月”语源考》中提出：“汉语和藏缅语言的‘日’和‘月’均来源于‘眼睛’一词。”^[6]宋金兰首先分析“日”和“目（眼睛）”的关系，日的上古音构拟是[njig]，虽然“日”的声母是[n-]，而“目”的声母是[m-]，但是，以“日”为声旁的形声字有读[m-]声母的，如汨罗江的“汨”是明母锡部字[* mleg]，汉代有人名金日蝉，其中的“日”有明母异读。此外，在有的汉语方言里“日”存在[n-]和[m-]两种声母形式，例如闽南建瓯话中的“日”，文读是[n-]，而白读音是[m-]。在古汉语语音系中，明[m-]、泥[n-]二母关系相当密切，如“母”[m-]与“女”[n-]是同族词，“弥”[m-]和“你”[n-]同从“尔”声。至于“月”，无论是汉语还是藏缅语，“月”都与“目”或其同源词读音相同或相近。比如载瓦语的“月”为[lomo]，“目”为[mjo?]。由此可证，“日、月”是由“目”发展而来。当然，“目”的上古音拟音[mug]不可能是眼睛最古老的读音，这里只是说“眼睛”一词经历过[mug]的读音。

“日”“月”皆来自“目”，由此可推测东母、西母即东目、西目。“目”经过长期的演变，声母[m-]先演变为[n-]，目前很多民族的“日”都是[n-]声母，汉语“日”上古音的声母也是[n-]。之后再演变为[ji]或[ju]，目前一些地方就把“日”读为[ji]（拼音记为 yi），这就是“玉皇”与“东皇太一”名称的来源。同时，“日”“月”也保留了[mu]或[mi]的古音，这就是西王母之“母”的来源，以及月亮神女娲或太阳神伏羲被称为“高密”的原因，“密”在很多语言中是“母”的意思，比如湖南湘西苗语就把母亲叫[mi]。其演变的轨迹大致是这样的：



目前有日、曰之别，笔者猜测，是有了语音区别之后，才把日分成日、曰，其形状的近似，说明了一开始是不区分的。另外，日、月这两个字应该都来源于“目”，其形状十分接近。“目”中间两横在原始时期是眼睛瞳仁的形状，简化为一横就是“日”。目前学者们都认为甲骨文“日”是一个太阳的象形，但无人能解释清楚里面为什么有一横。“月”的形状其实也应该由“目”演变过来的，而非月亮的象形。

清楚了“母”的来源，那“嫫”是怎样来的呢？通过以下几个字的语音，我们可以窥视“嫫”的语音来源：

母 mu	模 mu(~样)
每 mei	
没 mei mo	
莫 mo	
嫫 mo	模 mo(~型)

首先，“母”与“模”同音，都可以读 mu，同时“模”是个多音字，也可以 mo。这是文白异读，是一个音与另一个更古的音同时存在，这说明 mo 与 mu 的演变是相通的，既然把“母”的上古音构拟为[mud]，那么，mo 就是从 mu 演变过来的。

其次，从母、每、没、莫、嫫等几个字，也可以看出“母”与“嫫”的演变关系。“母”读 mu，“每”以“母”为声旁，说明“母”可以读 mei，而“没”是个多音字，既可读 mei 又可读 mo，这是文白异读使然，说明 mei 与 mo 是相互变来的。“莫”读 mo，加“女”字成为专有名词嫫，专指嫫母。

由此可见，“嫫”是由“母”演化过来的。结合上文说明的黄帝原型为太阳，嫫祖为月亮的观点，嫫母也就应该是由西王母演变过来的。在传说中，嫫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形象丑陋，这其实是继承了西王母的特点。《山海经·五藏山经》云：“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7]59}这种“豹尾虎齿”的形象，在后世被说成丑女，那是再自然不过了。其实不止嫫母继承了西王母的这种丑，在传说中嫫祖也不是美女，比如上文提及的嫫祖传说，就说黄帝“见她有大本事，便不顾她长相粗黑，和她结了婚。”这说明了西王母、嫫母、嫫祖原本都是一个人，分一化为三了。至于西王母为什么丑，恐怕与她的月亮神格有关，因为太阳出现象征着光明、生命，而月亮出现象征着黑暗、死亡。

上文已经梳理清楚嫫母与嫫祖的关系，其实都是从“目”发展而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累”字的“糸”旁。糸，读 mi，正好与“目”发展出来的母另一音变“密”“媒”相同或相近。“糸”上古音构拟为[me:g]。“糸”甲骨文写作。中间的表示细丝相互缠绕结成绳，两端的表示结头。有的甲骨文省去两端的结头。金文写作，与甲骨文字形相似，只不过稍微长一点。篆文写作，综合了两款甲骨文字形，一端有结一端无结。这说明，在“目”演变的早期，就与“糸”同音或音近，致使西王母也带有一些与丝织有关的特点。《山海经·海内北经》云：“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7]358}《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记载：“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7]466}这都记载西王母戴胜。关于“胜”是何物，郭璞在注释《山海经》时说：“胜，玉滕也。”而《说文解字》将“滕”解释为“机持经者”。机指织布机，持经者指卷线的轴。所以，有学者以此为依据，提出“胜”与机织有关：“在很多场合下，诸神从属的眷属及其身上的服饰往往象征地表明了它们神的机能。因而，如果西王母头上所戴的‘胜’与织机的‘滕’有深刻关系，那么这种服饰即表示它本身与养蚕纺织有密切关系。”^{[8]54}尹荣方在此基础上，认为“梯几而戴胜”“正是对上古时代梯架式织机的一种神化描述或者说是喻指。”^{[9]58}

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关键是，为什么西王母要“戴胜”呢？无论是“胜”还是“滕”，都与簪子有关。胜的繁体字“勝”，从力朕声，“滕”也是从木朕声，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字，都读“朕”。“朕”与“簪”音近，“替”上古音构拟为[shlu:m?]，“朕”的上古音构拟为[lum?]，而“簪”与“蚕”（繁体字为“蠶”）同音，其声旁都是“瞢”。古文献之所以要强调西王母（嫫母）戴簪子，其实也是强调她与蚕的关系。西王母戴的叫“勝（滕）”，也叫“胜杖”，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这一句的“杖”是衍字，其实未必。“杖”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即“滕”本身，簪子就相当于卷线的木棍，正如擀面棍也叫擀面杖，另一种解释是一根木杖的两头各插有一个滕，因此叫胜（滕）杖。

至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月亮神的名称与“糸”音同音近的时候，人们便将西王母与丝线联系起来，当月亮神的名称演变为[lei]之后，这一语音不再与丝线有关联，于是人们又在“晶”加上“糸”字以表意，构成“累”字。所以，嫫祖依然保留与蚕的关系。

四

笔者在《蚕蜕皮为牛郎织女神话原型考》一文中提出，蚕蜕皮的故事发展出蚕马神话与牛郎织女神话。上文已经分了嫫祖之所以被说成蚕花娘娘，是因为其早期的名称就与表示丝线的音相同。这也表现在牛郎织女神话的人物名称上。在河南南阳的社旗县，流传的一则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依然保留了织女最先养蚕的情节：“织女把她带来的天蚕分给姐妹们，教大家养蚕、抽丝、织绸缎。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牛郎娶了贤惠妻，能养蚕，会抽丝，织出的绸缎又光又明，好像鳞鳞闪闪的白水河……

每二年，养蚕抽丝织绸缎，家家户户都会了……牛郎织女虽然登天了，可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天蚕、织布机，世代代养蚕抽丝织绸缎。”^{[10]823-824}不难看出，在这里，织女与嫫祖的先蚕身份是一样的。

嫫祖的丈夫黄帝（姬姓），王母娘娘的丈夫玉皇大帝，以及西王母对应的东皇太一，其名称都保留了与“日”对应的 yi 或 yu。牛郎织女神话也依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痕迹。从河南等地搜集到的许多牛郎织女故事异文中，牛郎的名字就叫“意”“印”“意儿”或“如意”。比如桐柏县流传的一则牛郎织女故事叫《意儿与仙女》^{[10]829}，鲁山县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中牛郎叫孙小印^{[10]818}，社旗县《乞巧节的传说》中牛郎叫如意。^{[10]819}唐河县的《牛郎织女的来历》中牛郎叫印，开头一句便说“牛郎名印，年代不可考，是个父母早亡的孤儿，靠着兄嫂过活。”^{[10]835}在鲁山与南阳，牛郎也叫孙守义。鲁山县是“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其辛集乡有个孙义村，传说就是牛郎的故里，这里还有孙氏祠堂。《天仙配》是牛郎织女的不同版本，不仅故事情节基本一致，其实董永这个名称，也应该是“义”“意”“印”的变异。为了便于对比，我们把相关的名称罗列如表 1：

表 1

丈夫	妻子	
黄帝（姬 yi）	嫫母、嫫祖	先蚕
东皇太一（yi）	西皇、西王母	戴胜
玉（yu）皇大帝	王母娘娘	织女之母
孙守义（yi）	织女	纺织
意（yi）	织女	纺织
印（yin）	织女	纺织
董永（yong）	七仙女	纺织

综上所述，关于蚕来源的故事即蚕马神话一开始是为了解释蚕的头为什么像马头，蚕拟人化的女子一开始是没有具体名称的。“日”“月”是由“目”演变过来的，以月亮为原型的西王母的“母”正是“目”不同记录。“母”的变音 mi 与表丝线的“糸 mi”同音，致使以月亮为原型的西王母、嫫祖与蚕发生了关联，并与本来相对独立的蚕马神话以及其发展出的牛郎织女神话发生融合。

[参考文献]：

[1]蒋猷龙. 浙江认知的中国蚕丝业文化[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

[2]郭声波. 四川历史农业地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3]刘守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叶舒宪. 日出扶桑：中国上古英雄史诗发掘报告[M]//原型与跨文化阐释.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5]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6]宋金兰. 汉藏语“日”“月”语源考[J]. 汉字文化，2004（4）.

[7]袁珂. 山海经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96.

[8]小南一郎.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9]尹荣方. 神话求原[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张振犁. 中原神话通鉴[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